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与临床/(法)德勒兹著;刘云虹,曹丹红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1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

ISBN 978-7-305-09078-3

I. ①批… II. ①德… ②刘… ③曹… III. ①文学研
究-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0879 号

Gilles Deleuze

Critique et clinique

Copyright © 1993 by Les Editions de Minui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NJUP

Through Garance Sun SARL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8-24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批评与临床

作 者 [法]吉尔·德勒兹

译 者 刘云虹 曹丹红

责任编辑 陈蕴敏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140 千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978-7-305-09078-3

定 价 32.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外语的语言写成的。”

普鲁斯特,《驳圣伯夫》

前 言

本书收录的文章,有些尚未发表,有些已经发表,它们都围绕某些问题展开。也就是写作的问题:正如普鲁斯特(Proust)所言,作家在语言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一门外语的语言。他令新的语法或句法力量得以诞生。他将语言拽出惯常的路径,令它开始发狂。同时,写作的问题同看或听的问题密不可分:事实上,当语言中创生另一种语言时,整个语言都开始向“不合句法”、“不合语法”的极限倾斜,或者说同它自己的外在(dehors)展开了对话。

极限不在言语活动(langage)之外,它是言语活

动的外在：它由非语言的视觉和听觉构成，然而只有言语活动本身才能令这些视觉或听觉成为可能。因此，写作活动有自己独特的绘画和音乐，它们仿佛是词语之上升腾起来的色彩和音响。正是通过这些词语，在字里行间，我们获得了视觉和听觉。贝克特(Beckett)曾提及在言语活动中“掘洞”，好看到或听到“隐藏在其后的东西”。因此对于每一位作家，我们都应该说：这是一位通灵者，这是一位倾听者，“看得不明，说得不好”，这是一位着色专家，一位音乐家。

这些视觉和听觉不是私人的事，而是形成了某个不断得到重新创造的历史^①和地理的形象。是谵妄创造了它们，仿佛某种进程将词语从宇宙的一端拉到了另一端。然而，当谵妄重新堕入临床状态时，词语再也无法抵达任何地方，透过它们，我们再也看不到、听不到任何东西，唯一存在的，是失去历

① 法文人文社科作品中常以首字母大写来强调某些哲学范畴，如“历史”、“自然”、“理念”等，本书皆以黑体标出；原文中的斜体则以楷体标出。——译注

史、色彩和歌咏的夜。文学是一种健康状态。

这些问题开拓了种种研究路径。本书所收集的文章、所考察的作者均代表了这样的路径。一些很短,另一些稍长一些,但它们互相交叉,先后经过同一些地方,互相靠近或者互相分离,每一条路径都提供了面向其他路径的视野。有些路是死胡同,被疾病封堵。每部作品都是一次旅行,一个行程,但它唯有借助内心的道路或路线,才能穿越外部的这条或那条道路。这些内心的道路、路线组成了作品,构成了它的风景,或它的交响乐。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文学与生命.....	1
第二章 刘易斯·沃夫森或方法.....	14
第三章 刘易斯·卡罗尔.....	41
第四章 爱尔兰最伟大的电影(贝克特的“电影”)	45
第五章 论能够概括康德哲学的四种诗意表达	52
第六章 尼采与圣保罗,劳伦斯与拔摩岛的约翰	70
第七章 对马索克的重新阐述.....	108

第八章 惠特曼.....	114
第九章 孩子们说的话.....	125
第十章 巴特比,或句式.....	139
第十一章 海德格尔鲜为人知的前驱者: 阿尔弗雷德·雅里.....	192
第十二章 尼采眼中的阿里阿德涅之迷.....	214
第十三章 他结巴道…….....	232
第十四章 耻与荣:T. E. 劳伦斯.....	249
第十五章 为了审判的终结.....	276
第十六章 柏拉图,希腊人.....	299
第十七章 斯宾诺莎及三大“伦理学”.....	303
篇章原始出处.....	333

第一章

文学与生命

写作绝非为过去的内容强加一种(表达)形式。更确切地说,文学属于不定形、未完成的东西,就像贡布洛维奇(Gombrowicz)所说、所做的那样。写作是一个生成^①事件,永远没有结束,永远正在进行中,超越任何可能经历或已经经历的内容。这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一个穿越未来与过去的生命片段。写作与生成是无法分离的:在写

^① “生成”是德勒兹哲学的基本概念之一,其法文为“devenir”,既是动词又是名词,有“生成”、“变化”、“变成”、“成为”等多种含义。在不影响理解的情况下,本书将“devenir”统一译为“生成”,其余情况下则译为“变成”、“成为”等。——译注

作中,人们成为女人,成为动物或植物,成为分子,直到成为难以察觉的微小物质。这些生成按照一种特殊的系统相互关联,就像在勒克莱齐奥(Le Clézio)的一部小说中;或者依据组成整个世界的门、门槛和区域而在所有层次上并存,就像在洛夫克拉夫特(Lovecraft)强大的作品中。生成不会走向另一方向,人们不会成为男人,因为男人表现为一种自以为对任何内容而言都必不可少的占统治地位的表达式,而女人、动物或分子总有一种流逝的成分超越他们自身的形式化。身为男人的羞愧,还有比这更好的写作理由吗?甚至当一个女人在生成时,她也要变成女人,而这种生成与她可能倚仗的某种状态毫无关系。生成并不在于达到一种形式[辨认、模仿(imitation)、摹仿(Mimésis)],而是找出邻近的、难以辨别的或未区分的区域,人们再也无法区别于一个女人、一个动物或一个分子:不是模糊的,也不是笼统的,而是无法预见、非事先存在的,他们因为在一个种群中显现出独特性而更加无法在形式上被确定。人们可以与任何

事物建立一个邻近的区域，只要创建它的文学手段，正如安德烈·多泰尔（André Dhôtel）建立与紫苑邻近的区域。在性、属或界之间，某种东西正在经过。^① 生成总是“在两者之间”或“在多个之中”：女人在女人们之间，或动物在动物群之中。然而，不定冠词只有当它使之生成的词语本身被剥夺了导致定冠词 *le*、*la*（“你面前的这个动物”）出现的形式特征时才能实现它的权力。当勒克莱齐奥变成印度人时，这是一个永远没有完成的印度人，不知道“如何种植玉米，也不知道如何制作独木舟”：他进入一个邻近的区域，而非获得某些形式上的特征。^② 同样，在卡夫卡（Kafka）看来，不会游泳的游泳冠军也是如此。任何写作都包含一项田径运动，但这远远不是使文学与运动协同一致，或让写作成

① 参见安德烈·多泰尔，《记忆中的大地》，大学出版社〔（*Terres de mémoire*, Ed. Universitaire）《难以置信的传闻》（*La Chronique fabuleuse*）中关于变成紫苑的描述，第 225 页〕。

② 勒克莱齐奥，《旋涡》，弗拉马里翁出版社（*Hai*, Flammarion），第 5 页。在他的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伽利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Le procès-verbal*, Folio-Gallimard）〕，勒克莱齐奥以几乎可以作为典范的方式描述了一个人物，他先变成女人，接着变成老鼠，最后变成难以觉察的微粒并消失在其中。

为一个奥运项目,这种田径运动在机体的逃避和背叛中进行:躺在床上的运动员,米肖(Michaux)说。人变成动物,因为动物也总有一死;并且,与某种唯灵论的成见相反,正是动物知道自己终究要死去,并能感觉或预感到死亡。劳伦斯(Lawrence)认为,文学随着豪猪的死亡开始,卡夫卡认为,文学随着鼯鼠的死亡开始:“我们可怜的伸直的红色小爪子表达着温柔的怜悯”。莫里茨(Moritz)说,我们为正在死去的小牛而写作。^① 语言应该达到向女人、动物和分子的迂回,而任何迂回都是一种必死的生成。无论在事物或语言中,都没有笔直的路线。句法是所有必要迂回的总和,这些被创造出的迂回每次都是为了在事物中揭示生命。

写作并非叙述回忆、旅行、爱情、葬礼、梦想和幻觉。这与由于过度的真实或想象而犯错是一回事:在这两种情况中,人们投射在现实中或吸收入

^① 参见 J.-C. 巴伊,《弥散的传奇,德国浪漫主义文选》,10/18 出版社(J.-C. Bailly, *La légende dispersée, anthologie du romantisme allemand*, 10-18),第 38 页。

想象里的正是永恒的爸爸—妈妈——俄狄浦斯结构。人们在旅行之后将寻找的正是一位父亲，如同在梦境里，在文学的一次幼稚的构思中。人们为了他的父亲—母亲写作。马尔特·罗贝尔(Marthe Robert)曾把文学的这种幼稚化和精神分析化推向极致，除了私生子或捡来的孩子之外不留给小说家任何其他选择。^① 甚至，生成一动物也无法避免属于“我的猫，我的狗”类型的俄狄浦斯式的转化。正如劳伦斯所言：“如果我是一只长颈鹿，而普通英国人把我描写成有教养的可爱的狗，全部问题都在这里，所有的动物都各不相同……你们本能地讨厌我这种动物。”^②通常，幻觉只把不定冠词当做人称代词或主有词的面具：“一个孩子被打了”很快转化为“我父亲打了我”。然而，文学却因循相反的道路，它仅仅通过在表象人物下发现无人称的强权而存在，这种无人称丝毫不是某种一般性，而是最高程度的独

① 马尔特·罗贝尔，《起源故事与小说的起源》，格拉塞出版社(*Roman des origines et origines du roman*, Grasset)。

② 劳伦斯，《书信选》(*Lettres choisies*)第二卷，普隆出版社(Plon)，第237页。

特性：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只动物、一个腹部、一个孩子……并非前两个人称为文学叙述提供条件；文学只有当第三者出现在我们面前，剥夺了我们说我（布朗肖的“中性”）^①的权力时才开始。诚然，文学人物是完全个体化的，既不模糊也不笼统，但是，他们所有的个性化特征将他们上升至一种幻景，这种幻景把他们带入不确定中，就像某个对他们而言过于强大的生成：亚哈（Achab）和白鲸莫比·迪克（Moby Dick）的幻景。吝啬鬼丝毫不是一种类型，相反，他的个性化特征（喜欢一个年轻女人等）令他进入一种幻景，他看见金子，以至于他开始在一个魔线上逃逸，并在那里获得不定冠词的强大权力：一个贪恋金子，还是金子的……吝啬鬼……不存在没有虚构的文学，然而，正如柏格森（Bergson）看到的那样，虚构、虚构功能并不在于想象，也不在于设想一个

① 布朗肖（Blanchot），《丢车保帅》（*La part du feu*），伽利玛出版社，第29-30页，以及《无止境的交谈》（*L'entretien infini*），第563-564页：“某件事情（在人物身上）发生，只有放弃说‘我’的权力，他们才能重新抓住它。”在这里，文学似乎违背了语言的概念，而语言概念在指示词，尤其是两种第一人称那里找到叙述的条件本身。

“我”。更确切地说，它达到这些幻景，上升至这些生成或权力。

人们并不是带着神经官能症写作的。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不是人生的历程，而是当过程被中断、阻止、填补时人们陷入的某些状态。疾病并非过程，而是过程的中止，正如在“尼采的病例”中。同样，这样的作家并不是病人，更确切地说，他是医生，他自己的医生，世界的医生。世界是所有症状的总和，而疾病与人混同起来。于是，文学似乎是一项健康事业：并不是因为作家一定健康强壮（这里可能存在与田径运动中同样的含混），相反，他的身体不可抗拒地柔弱，这种柔弱来自在对他而言过于强大、令人窒息的事物中的所见、所闻，这些事物的发生带给他某些在强健、占优势的体魄中无法实现的变化，使他筋疲力尽。^① 作家从他的所见、所闻

① 关于文学作为健康问题，但仅对那些身体不健康或身体虚弱的人而言，参见米肖，《我的财产》（*Mes propriétés*）后记，载《黑夜颤动》（*La nuit remue*），伽利玛出版社。以及勒克莱齐奥，《漩涡》，第7页：“一天，人们也许会知道，根本没有艺术，只有医学。”

中返回，双眼通红，鼓膜刺破。怎样的健康才足以解放遭受人体、机构和属性重重束缚，并困于这三者之中的生命呢？正是斯宾诺莎的柔弱身体，只要它持续存在，始终证明它在经历时开始接受的一个新视野。

像文学与写作一样，健康在于创造一个缺席的民族。创造一个民族，这属于虚构功能。人们并非凭借记忆而写作，除非把这些记忆作为隐匿在背叛和否认中的某个民族的共同起源或目的地。美国文学具有产生能够叙述个人记忆的作家的特殊能力，但这些记忆是作为一个由所有国家的移民者组成的共同民族的记忆。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可以把整个美国写入作品中，只要美国能够存在于一个男人的经历中”^①。确切地说，这并不是一个被召唤来统治世界的民族。这是一个次要的民族，永远是次要的，被卷入一场革命的生成中。

^① 参见安德烈·贝(André Bay)为《从死亡到清晨》[托马斯·沃尔夫，斯托克出版社(*De la mort au matin*, Stock)]撰写的序言。

也许,这个私生、低等、被统治、永远在生成中、永远没有完成的民族仅仅存在于作家的头脑中。“私生”不再意味着一种家庭状况,而是种族的形成过程或种族的偏移。我是一只动物,一个历来种族地位卑微的黑人。这是作家的生成。对于中欧而言的卡夫卡和对于美国而言的梅尔维尔(Melville)都将文学表现为一个或所有次要民族的集体陈述,这些民族只有通过作家并在作家身上才能找到他们的表达。^① 虽然文学总是涉及一些特殊因素,但它却是陈述的集体部署。文学是谵妄(délire),但谵妄并不是父亲—母亲的问题:没有不经过民族、种族和部族,不纠缠共同历史的谵妄。任何谵妄都是历史—世界的,都是“种族和大陆的迁移”。文学是谵妄,在这样的名义下,文学的命运在谵妄的两极之间上演。每当它建立一个自称纯净、占统治地位的

^① 参见卡夫卡关于所谓次要文学的思考,《日记》,袖珍出版社(Journal, Livre de poche),第179-182页,以及梅尔维尔关于美国文学的思考,《霍桑,你来自哪里?》(D'où viens-tu, Hawthorne?),伽利玛出版社,第237-240页。